



[苏联]莉·柯玛巴妮茨原作

温 波 改编

玛利娜的命运

上海文化出版社



瑪利娜的命运

〔苏联〕莉·柯瑪巴妮茨原作

温 波 改編

上海文化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这是一本根据同名电影改编的电影故事，内容寫：苏联一个集体农庄的女庄員瑪利娜，在年輕的时候，因認識不足而嫁給一个自私自利的青年杰連季。后来遭到丈夫的遺棄，但她在党的关怀和幫助下，擺脫了个人的痛苦遭遇，终于从一个普通的農村妇女，成長为一个農業家和光荣的農業先進生产者。同时，通过这个故事，也嚴厉地抨击了損人利己的資本主义思想殘余，歌頌了苏联人民坚强果敢的性格和忠于共產主义事業的高貴品質。

瑪 利 娜 的 命 运

(苏联)莉·柯瑪巴妮茨原作

溫 波 改 編

*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

上海衡山路58弄2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078号

工商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总經售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張：1 15/16 字數：36,000

1956年9月第1版 1956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數：1—25,000

統一書号：T10077·291

定价(5) 0.15 元

主要人物介紹

瑪利娜——一个坚强果敢、淳朴勤劳的苏联集体农庄女庄員。

杰連季——瑪利娜的丈夫，是个浮而不实、卑鄙自私的个人主义者。

葛那特——农庄主席，为人朴实豪爽。

迦丽雅——瑪利娜的女儿，是个聪明、美丽的姑娘。

沙司柯——集体农庄的馬車夫，是个品質善良、性格正直的小伙子。

巴夫洛——集体农庄的青年汽車司机，是个自私自利的人。

塔拉斯——党書記兼工作隊長，是个观察力敏銳、意志坚定而乐观的人。

席妮雅——报社的女記者，是个具有高尚道德的、嚴肅的苏联妇女。

馬特維——集体农庄的庄員，是个出色的康拜因机手和社会主义劳动英雄。

莫特蓮雅——馬特維的妻子，集体农庄的女庄員。

伊芙迦——瑪利娜的姑媽，集体农庄的分隊長。

目 次

主要人物介紹

一 寄封信給丈夫	1
二 愛自己也愛別人	4
三 還是跟從前一樣	9
四 一封加急電報	10
五 丈夫回來了	15
六 我同意你離婚好了	20
七 意外的刺激	24
八 雷雨會過去的	25
九 到底勇敢起來了	28
一〇 還忘不了他	29
一一 盼望把實驗運用到田里去	34
一二 搶救甜菜	35
一三 不許你說我母親	42
一四 你好像一切都明白	44
一五 今天是大家的好節日	46
一六 我為一個人在痛苦	48
一七 他是失去了你	50
一八 到訓練班去學習	53
一九 好了，各奔前程吧	55

一 寄封信給丈夫

清晨，霧氣籠罩着山谷的盆地。在茂密的小林子里，蘋果樹上盛开着美麗的花朵；在一片望不到邊的田野里，翻滾着金黃色的麥浪。集體農莊的男女莊員們沿着小路走向田野。瑪利娜和她的女兒迦麗雅也和大家一樣，心情愉快地向田野走去。

瑪利娜是一個非常能干而且很有魄力、女莊員。她的體格很結實，臉孔也很漂亮，從她那對敏銳、明亮的眼睛里，可以看出她的性情是溫和而又果斷的。她很疼愛迦麗雅，也愛所有的莊員們，更愛自己的農莊；她還常常惦念着在基輔農業學院讀書的丈夫杰連季。當她想起自己的丈夫快要成為農業家時，更為自己和女兒的未來感到無限的幸福。

走到郵亭附近的時候，瑪利娜叫迦麗雅先去上工，自己走向郵筒，懷着親切而期待的心情，發出了她寫給杰連季的信。

在基輔農業學院門前，杰連季穿着筆挺的西裝，和一羣大學生歡樂地笑着走下台階。忽然其中有一個同學俏皮地對杰連季說：

“看！誰來了！”

杰連季抬头一看，心花怒放地对迎面走來的女人喊：“席妮雅！”席妮雅笑逐顏开地迎上台階，杰連季殷勤而又帶着几分輕佻地握着她的手說：

“親愛的，你今天真漂亮呀！真所謂我的美人真嬌巧，白白的臉蛋儿黑眉毛。”

席妮雅滿不在乎地微笑着說：

“得了，杰連季！我現在不是你的‘席妮雅’，你的‘親愛的’，我是有公事來的，我現在是報館的新聞記者，我要寫一篇关于你們畢業生的報導文章……”

他們兩人走到路旁的一張長椅子边坐下來，繼續談着什麼。杰連季在听完了席妮雅的話之后，灵机一动說：

“那我可以向你推荐一个候选人。”他連忙掏出他自己年青时候的照片遞給席妮雅，裝得一本正經地說：“就是这个年青人！他在農庄当过工作隊長，一天到晚忙得要死，可是到了晚上，又象小孩子似的跑到夜校里去學習。他幻想着能够進大学，終於达到了目的，受到了高等教育。現在他是農業家，看起來好象應該滿足的了，不过这个年青人很頑强，他認為这还不够，他还想做一个学者。”最后他得意地笑着問席妮雅：“怎么，这不是一个出色的傳記的开头嗎？”

席妮雅輕松地笑着說：

“可不是，象这样的一个年青人，倒值得給他寫一篇傳記。”

席妮雅随便看了一下，就把照片还給杰連季。杰連季接过照片，感到很不自然：

“那里！那里！席妮雅！我不需要榮譽，我不是那样的人，不过，小小的帮助，倒是很需要的。我給自己的学位论文选了个题目，我想找个有权威的学者請教一下……。”

席妮雅帶着一种成人之美的心情說：

“我的父親算不算有权威呢？”

杰連季頻頻点头，滿意地說：

“当然！当然……”

席妮雅看出杰連季迫切希望和自己的父親会面，因而干脆和他約定時間：

“那么事情很簡單，今天晚上，你到我們家里來，我想我爸爸一定会帮助你的。”

杰連季万分感激地說：

“謝謝你，席妮雅！嗨，現在我感到自己有这么大的力量，可以把山都翻過來啦！”他以迷恋的目光望着席妮雅，并拉着她的手无限感慨地說：“可我是为誰努力呀！唉！一个單身漢！”

正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同学遞給杰連季一封信。杰連季一看信封就知道是瑪利娜寄來的；他偷偷地看了席妮雅一眼，連忙把它放進衣袋里。席妮雅当然不知道是誰來的信，为了尊重他，她請他先看信。這一來，杰連季給弄得十分尷尬，不知所云地說：

“啊……这个不忙，席妮雅，我……。”

席妮雅对他的惶惑不安的神情虽然有些奇怪，但并不理解其中原由，当然也不会放在心里，她站了起來想走：

“我該到院長那里去啦！晚上等你來。”

席妮雅走后，杰連季拆开妻子寄來的信，見信上寫着：

“……我們的女儿迦麗雅昨天已經滿十七周歲了，長得非常活潑、美麗，小伙子們都來追求她。她已經加入了共青团，和我在同一个工作隊里工作……我給你寄去的錢有沒有收到？……当你畢了業回家的时候，望先寫封信回來……”

看過後，他感到異常不安和懊惱；回到自己的房間里，他隨手把瑪利娜的來信夾在“農業生物學”的書本里。

二 愛自己也愛別人

瑪利娜不但熱愛自己的生活，自己的農莊，自己的丈夫和女兒，而且也愛自己的未來。她經常辛勤刻苦地學習。在白天，她和大伙兒一起勞動，到了晚上，她總是和迦麗雅在一起讀書，研究農業方面的知識。遇到有不懂的地方，她就把疑難問題記下來，第二天到俱樂部的圖書館里去請教別人。

黃昏，當瑪利娜和迦麗雅正在學習的時候，替集體農莊主席趕馬車的沙司柯，照例又坐在瑪利娜的家門口拉着他的手風琴，唱着美妙而動人的歌曲……。瑪利娜微笑地望着迦麗雅：

“又是沙司柯。”

迦麗雅似乎感到很厭煩：“又來纏人了！讓他自己拉吧，我就是不出去。”

沙司柯雖然長得不很漂亮，但却是個純潔而熱情的小伙子。他熱烈地追求着迦麗雅，但迦麗雅不太喜歡他。當沙司柯唱得非常出神的時候，集體農莊的司機、村子里的“美男子”

巴夫洛來了。沙司柯停止了唱歌，為自己的沒有希望的爱情感嘆：

“唉！我的美妙的好時光過去了！”

對於巴夫洛，迦爾雅是非常傾心於他的美貌的；每當巴夫洛來找她的時候，她都願意出去接見他。

瑪利娜聽到外面狗吠的聲音，跑到窗口探望：

“巴夫洛來了。”

迦爾雅為了馬上出去見他，便借故說：“那一定是狗又弄開了鎖鍊子啦！”說着她就滿懷興奮地往外跑去。

“孩子！孩子！那狗不早就拴上了嗎？”

“那只是你那麼想吧！我去拴上它。”迦爾雅說着跑出門去了。

迦爾雅出去之後，瑪利娜的姑媽伊芙迦走了進來。瑪利娜請姑媽坐下，把手中的書放在一旁，拿起沒有織完的紅色和其他顏色合織的毛綫圍巾，一邊織就一邊談起來了。伊芙迦問瑪利娜，那條漂亮的圍巾是不是給丈夫的？這話又激起了瑪利娜對遠在基輔的丈夫——杰連季的懷念。她很好奇地問伊芙迦：

“你年輕的時候，是不是也很愛自己的丈夫？”

但是伊芙迦沒有心思談愛情，她是來向瑪利娜訴苦的。她絮絮不休地說：

“噯！又在想男人了吧！我現在顧不得談愛情，我只想着莫特蓮雅，我就是為她來找你……干嘛我要這樣受她的气啊！她干了一天活，第二天就坐在家里不出來了，她丈夫也就這麼

陪着她。”

瑪利娜听完她这番話之后，很正經地对她說：

“你跟她嚴肅地談談嘛！你是分隊長呀！……”

伊芙迦是个性情急躁的人，她无心听下去，打断了瑪利娜的話：

“我不能跟这个有資本主义殘余思想的人談話！对她我簡直沒有办法，你去劝導劝導她吧！”

对于莫特蓮雅，瑪利娜也覺得很难对付，她想最好是讓党組織上去批評她；可是伊芙迦却認為瑪利娜在羣众中的威信很高，而且和莫特蓮雅也滿談得來，因此希望她去和莫特蓮雅談談。

第二天清早，瑪利娜就去找莫特蓮雅，碰巧莫特蓮雅剛从院子里出來。她肩上背着个裝滿了牛奶的筐子，口袋里尽是点心，手里还拿着个放有小鸡的筐子，嘴里哼着小調。瑪利娜靠在柵欄門前向莫特蓮雅問好，微笑地指着她手上的东西說：

“你帶了这么多的鸡和点心到田里去干嘛？是不是为十个人干活預备的飯菜呀！”

莫特蓮雅裝作很疲劳的样子，滿不在乎地說：

“我自己的活还忙不过來呢。”

瑪利娜有些忍耐不住了，她接着莫特蓮雅的話說：

“是呀！我看見你的活啦，就是向鄰居收買小鸡上市場。”

莫特蓮雅对自己的所作所为都看成是合理合法的，她无动于衷地反問了一句：“那又怎么办呢？”

“誰替你在分隊里干活?”

這一問把莫特蓮雅惹火了，她惱羞成怒地說：

“你算什麼人？關你什麼事？這些事讓隊長來管好了。”

這時候正好黨書記、工作隊長塔拉斯來了，瑪利娜便告訴塔拉斯：

“莫特蓮雅大概有話想跟你談談。”

莫特蓮雅知道剛才講錯了，連忙岔開去：

“哼！現在有什麼可談的，得趕快去干活啦！別又鬧着開什麼會啦。”說着她就走進院子里去了。

瑪利娜和塔拉斯无可奈何地望着莫特蓮雅的背影，相對無言。

塔拉斯開始感到這件事的嚴重性，于是他對瑪利娜說：

“我們可以利用牆報批評她，用詩歌諷刺她。”

瑪利娜知道沙司柯會編唱民間歌曲，想去請教他，塔拉斯很同意，並說：

“請沙司柯編個諷刺懶漢的歌曲。”

這時，莫特蓮雅的丈夫馬特維笑嘻嘻地從院子里走出來，他先向塔拉斯和瑪利娜說聲早，接着就找他的小筐子去了。

塔拉斯指着旁邊裝小雞的筐子對他說：

“喏！你的妻子真勤勞，雞一叫就起來了。”

馬特維對塔拉斯所說的話感到很合胃口，更加有聲有色地自我吹噓一番；他還說他老婆把這些雞都組織起來了，叫它們去吃害虫……。

瑪利娜和塔拉斯兩人相對地會心一笑。馬特維以為他們

兩人被他的花言巧語所迷惑了，更是津津有味地大談其養雞的道理：

“我們要讓那些雞去吃害虫，不但雞滿足了，對農莊也有利。”

瑪利娜的確聽不下去了，她很激動地說：

“簡直胡說！”

瑪利娜這一突然的指責，使馬特維感到很驚訝。塔拉斯抓緊機會對馬特維嚴正地質問道：

“你為什麼不去工作？”

馬特維怔了半天，找不出適當的理由來回答，他只好裝出一付病態，愁眉苦臉地說：

“有病呀！渾身痠痛呀……”

瑪利娜對着眼前底一付懶漢相，真是感到又好氣又好笑。

塔拉斯走過去，拍了拍馬特維的肩膀說：

“如果今天還痛呀，明天到我那兒來看病，我給你開個有效的藥方，否則農莊主席回來了對你不方便。你的身體內部組織不正常，那不太好，懂嗎？”

馬特維好象是身上的瘡疤被人揭穿了似的，感到又痛又痒，他答應了一聲“懂啦”，就拖着沉重的步伐向院子走去。

馬特維走后，瑪利娜坐上塔拉斯的機器腳踏車沿着街道馳向田野。

莫特蓮雅望着他們的背影，扯一下馬特維說：

“人家多有辦法呀，一会儿坐車來，一会儿又坐車走了。你也能用汽車送我嗎？”

馬特維无心去听他老婆的胡話。他的心里七上八下的开始感到情况不妙了，認為應該有所轉變，因而对他老婆的胡話也就更感到厭煩。

三 还是跟从前一样

集体農庄的主席葛那特是一个非常虛心踏实的人。他忠心耿耿地热爱着自己的農庄。为了能够更好地領導農庄的工作，他到城里的訓練班去學習了半年；現在已經畢業了，他和沙司柯坐在馬車上，沿着田野的公路奔馳着。一路上，沙司柯告訴葛那特許多農庄的新聞：他說，農庄的畜牧業發展了，還買了瑞士的好乳牛，瑪利娜怎樣在做實驗……。葛那特也对沙司柯說，農庄要買小汽車了。这可把沙司柯急坏了，他想：“这可怎么办，还当个赶車的？”他們兩人說着笑着已經進了農庄。庄員們看見農庄主席从訓練班回來了，都感到非常高兴，紛紛來向他道喜。当葛那特來到甜菜種植場的時候，剛好碰見了瑪利娜；瑪利娜看見葛那特回來了，連忙迎上去親熱地和他握手：

“葛那特，恭喜你畢業了！”

葛那特也親熱地握着她的手說：

“你好呀！瑪利娜，我看到你真高兴。聽說你在做什么實驗，現在做得怎么样了？”

瑪利娜對他的問話感到很突然，心想：“他剛回來怎么就知道了呢？”她有些不好意思的支支吾吾地說：

“啊？这个……等我做成了再說。”

葛那特看她不愿意多談做实验的事，就把話題岔开了：

“唔，杰連季怎么样？”

瑪利娜回答說：

“他快要畢業了。”

葛那特接着又問：

“那么他快要回來了。”

瑪利娜有意回避他：

“这个，他信上沒有寫，他沒有空呀！好……我走了。”

葛那特追上前去：

“等等，瑪利娜，我半年沒看見你了……。”

瑪利娜边走边說：

“我得走了，工作很忙……。”

葛那特望着瑪利娜的背影，意味深長地說：

“还是跟从前一样！”

四 一封加急电报

農庄的麥子收割完了，又該是举行跳舞会來慶祝丰收的时候了。

在農庄的俱樂部門前，貼着一幅諷刺馬特維夫婦的漫画。馬特維夫婦裝作无所謂的样子从人羣中間穿过，人們都在嗤笑他們。莫特蓮雅心里很不高兴，她認為这完全是瑪利娜搞的鬼。

馬特維來到茶室里，塔拉斯也跟着進來，他們坐在一起喝

啤酒。塔拉斯对馬特維說：

“你自从娶了莫特蓮雅以后，就老是鑽在家务里。現在你好像变成另一个人了，掉在自私自利的泥坑里；再这样下去，全体庄員大会就会开除你們的。”



馬特維不顧妻子的阻攔，決心參加農庄的工作。黨書記塔拉斯鼓勵他要好好干。

馬特維这几天心里非常煩躁，庄員們都在嘲笑他，連老爺爺都說他“給男人丟臉了”。有人还画了一張使人看了实在难堪的漫画貼在俱樂部的大門口。这一切的譏笑，使馬特維的心都給吊起來了。他从小就是在这个村子里長大的，这里的一切他都是那么熟悉，那么有感情；全村的人們也都很喜欢他，并且農庄的組織上还想把他送到康拜因訓練班去學習的。

可是为什么现在却成了个人人嘲笑的懒汉，连他自己也有些弄糊涂了。现在他的确有些后悔，当他听到塔拉斯说要开除他出农庄的时候，他悻悻地站起来大声地说：

“要开除我出农庄？没那么容易……说不定我胸前将来还会挂上一个劳动勋章呢！”

看来，瑪利娜、塔拉斯对他的批评和那幅漫画的讽刺，都起作用了，馬特維开始認識到自己走错了路。

这时候，俱乐部里很热闹，乐队在演奏圆舞曲，农庄的男女庄员们在快乐地舞蹈。葛那特向瑪利娜走过来：

“瑪利娜，回到年轻的时代吧！”

瑪利娜愉快地、轻盈地和葛那特跳着舞。

伊芙迦和一些女庄员坐在长椅子上观看别人跳舞，当她看见瑪利娜和葛那特欢乐地在一起跳时，便和旁边几个女庄员交头接耳地说长道短：

“我记得瑪利娜当姑娘的时候，有两个小伙子追求她，那就是杰連季和葛那特。”

旁边一个女庄员很感兴趣地插嘴说：

“有这么一回事？”

伊芙迦觉得有人喜欢听她的新闻，就索性把话匣子打开了：

“不过，她挑选了杰連季……”

坐在伊芙迦后面的老奶奶也很神秘地插了一句：

“听说葛那特到现在还爱着瑪利娜呢！”

伊芙迦感嘆地说：